

第一章 倒楣的穿越

宋安然頭疼得厲害，她頭一回放縱自己看了一晚上的小說，看完後極其疲憊，倒頭就睡了，如今暈暈乎乎地醒過來，四下看了看，心中很是疑惑，這是哪裡？她愣了片刻，要是沒記錯，她該在自己的床上才是，怎麼換了個地方？

這不是她的床，只是普通的板床，也不是她的席夢思，被褥不厚軟，躺著硌人得很。宋安然不舒服地翻了個身，一看，發現這屋子也不是她的屋子，小小的、黑黑的，感覺還潮濕得很，屋裡沒有櫃子，窗戶下面擺了一臺她不認識的機器，細細辨認了一番，好似古裝劇裡織布用的東西。

床邊有一張桌子，桌上有一只破損的瓷碗，與她小時候去奶奶老家見到的陳舊瓷碗有些類似。她想爬起來，但渾身無力，根本支撐不起身子，這時外面響起尖利的女聲——

「他們娘可是除了族譜的，兩個野孩子……」

可隨即有個頗為憤怒的年長男聲打斷她，「元曲的事情，我這隔房的曾叔公管不著，但你們也要摸著良心想一想，這兩個孩子是不是元曲的種？舉頭三尺有神明，老二媳婦妳可得想想，真的不管？」

這一來二去的，宋安然大致聽明白了，外面應該是一家人，估摸著有兩個孩子的爹媽死了，但爺爺奶奶叔叔嬸嬸都不想管他們，這位隔房的曾叔公看不下去，是來主持公道的。

不過沒良心的人就是沒良心，不可能因為幾句話就變得有良心。

孩子的爺爺似還有幾分同情心，猶猶豫豫的要同意，又被那強勢的嬸嬸強詞奪理了一番。

「公爹，您也要想想，小叔還沒長大，一年讀書的銀錢那麼多，我家也有三個孩子吶，哪裡養活得了那麼多人？」

許是被街坊盯得厲害，孩子的爺爺拍板定論，「罷了，就一口吃的而已，一個四歲的娃養就養了，可大的也有十歲了，就……賣掉吧。」

宋安然在心裡頭嘖嘖數聲，真是人心不古世風日下啊，這樣的年頭竟然有賣孩子的？

正疑惑著，又聽一個孩子哭嚷出聲，「我要與姊姊一起，不要賣掉我姊姊……」

後半段聲音沒了，聽著像是被人捂住了嘴，不叫她繼續說。

又聽一個老女人呼喝一聲，「嘿，你個小崽子，敢咬我！」

宋安然還沒反應過來，就見一個小團子掀開簾子飛奔過來，一下子跳到床上，抱著她就哭喊起來，「姊姊，我要跟姊姊一起，我不要他們賣掉妳……」

宋安然看著眼前的孩子大驚失色，要賣掉的那個孩子是她？可她是獨生女，沒有妹妹……等等，她的手怎麼變小了？這不是她啊，她明明已經二十三歲，大學都畢業了啊。

人群呼啦啦地走進來，宋安然抬頭一看，那些人的服裝很奇怪，男的也都長髮長袍……長髮長袍？

她穿越了？

不等她回神，只見一個長得刻薄，約莫四五十歲的女人奔過來，兇神惡煞抓起小團子就是兩個耳光，罵道：「野崽子，連你祖母也敢咬，今天看我不打死你，叫你跟你那個沒人要的娘去地底下作伴！」

小團子被她打得哇哇大哭，手腳並用地抱著宋安然。

宋安然不喜歡孩子，但再不喜歡也見不得人這樣打一個三四歲的小娃娃。

她伸手一把扯開宋老太太，吼道：「妳幹什麼？」

宋老太太顯然沒想到床上病弱的小丫頭會動手，先是一愣，隨即冷笑連連，「野丫頭也敢甩臉色？看我今天怎麼教訓你們兩個有爹生沒娘教的東西！」

然而老婦人手還沒過來，宋安然已經跳將起來，伸手就甩在她臉上。

在場所有人見了都大驚失色，倒吸一口涼氣。

宋安然迅速跳下床，奔到織布機前面，舉起用來裁布的剪刀，怒道：「誰敢過來，我要他血濺當場！」

宋老太太嚇了一跳，瞪圓了眼睛道：「妳做什麼？我是妳祖母，妳這是要殺我嗎？不孝，簡直是不孝！」

宋安然從他們之前的爭執裡頭大致瞭解了情況，她倒楣地穿成這莫名其妙的孤苦姊姊，媽媽死了有半個月了，都無人管她們姊妹兩個，估摸著之前原主的娘還在時，這什麼祖父母也沒有管過她們，她這會兒倒好意思來當現成的祖母。

她當即冷笑一聲，「祖母？妳是給過我一口吃的喝的，還是抱過我哄過我？我娘都被你們除了族譜了，妳又算我哪門子的祖母？」

宋老太太氣結半晌，指著她的鼻子說不出話來。

宋安然伸手打掉她的手指，又罵道：「妳爹娘沒教過妳，用手指著人是不禮貌的嗎？有爹生沒娘教，什麼破爛玩意兒。」

這時，旁邊一個年輕的婦人開了口，「唉，公爹你看看，這可不是我們不樂意養活他們，他們如此不知道感恩，將來指不定是什麼禍害呢。」

聞言，宋安然立刻往她跟前走去，隱約猜出這便是嬸嬸簡氏。

許是她手裡的剪刀太過嚇人，簡氏連連後退，支吾著問：「妳想做什麼？」

「沒有，我觀妳面相，是個長壽的。」

簡氏被她這麼一句誇，只覺得莫名其妙。

宋安然冷冷一笑，解釋道：「畢竟禍害遺千年，就妳這樣的，別說千年，遺臭萬年都是妥妥的。」

簡氏聽了，一張臉漲得紫紅，「妳個小丫頭片子，胡說什麼！妳……公爹，你趕緊把這丫頭給賣了得了。」

小團子聽到這裡，一下子跑過去抓住簡氏的手就用力咬了下去。

宋安然嚇了一大跳，倒不是覺得不該咬，只是小團子太小了，咬起來沒有多疼不說，而是這些神經病沒拿她們當家人，反手打壞了孩子可怎麼好？

她上前抱住團子，惡狠狠地看著簡氏，道：「妳若敢欺負她，我定要叫妳償命！」

簡氏氣得七竅生煙，明明是這小子咬我好不好！

小團子嚷道：「不許賣我姊姊！」

宋安然拍拍小團子的頭，安撫道：「乖，我的身體我自己做主，誰敢賣我？先掂量掂量自己有幾斤幾兩重。」

簡氏顯然是氣壞了，「妳自己做主？妳是宋家的女兒，自該宋家家主做主，公爹，安然這丫頭不受教，早點賣了省事。」

宋安然心中一凜，萬惡的舊社會，女人的確不容自己做主，更何況她如今才十歲，她眼睛在幾個人裡頭搜尋，之前那位曾叔公聽起來是個靠譜的，若是尋得他的幫助……

可目光所及，只有這原主的爺爺、奶奶、嬤嬤，並沒有那位曾叔公。

倒是門口過來一個胖胖的婦人，說道：「唉，家裡沒窮得揭不開鍋就賣孩子，那是要遭天譴的啊。」

雖是來勸說的，但這是什麼道理？難道家裡窮得揭不開鍋了就能賣孩子了？

宋安然不滿地瞪了那胖婦人一眼，只是這會兒就這麼個婦人替她說話，又趕緊收斂目光，好在沒被發現。

那胖婦人又道：「孩子她爹好歹做了官，要是安然這丫頭被賣去那種地方，糟踐的不只是丫頭，她爹那兒也不好聽。」

爹沒死，還做了官？

簡氏冷哼一聲，「他們的賤命也值當？」

胖婦人嘿嘿笑了起來，「就算不認他們，這血緣也做不得假不是？」

最後，又是宋老頭出來拍板，「算了算了，到底也是元曲的骨肉，走吧走吧。」

一群人便呼啦啦都走了。

宋安然還沒反應過來，又進來一個白髮蒼蒼的老爺爺，伸手從口袋裡摸出兩個饅饅，遞給宋安然，再摸摸小團子的頭，歎了口氣也走了。

看樣子，這就是那個隔房的曾叔公了。

人是走了，家裡頭卻是一團亂，缺腳的桌子、東倒西歪的凳子，簡直慘不忍睹。

胖婦人沒有走，幫著把家裡收拾一頓，才看著宋安然歎氣，「也是可憐，心潔這一去，你們……」

她說不下去，又去灶臺上看了看，探頭說：「回頭我給你們送點米油過來。不過安然吶，這日子總得過下去的是不是？不為妳自己，也得為他想想，妳十歲了，是大姑娘了。」

說罷，她胖胖的身軀一扭一扭的走了，剩下宋安然與小團子大眼瞪小眼。

這時，宋安然肚子咕嚕一聲響了起來，小團子反應快，立刻拿床邊桌上的破碗去了灶房。

宋安然跟過去一看，見她努力構著一口大缸，舀出水來回頭遞給宋安然，臉上還帶著討好的笑容。

她看了看那黑乎乎、不怎麼乾淨的水缸，又看看也不怎麼乾淨的瓷碗，到底也沒有鼓起勇氣去喝，只打量著小團子。

長髮簡簡單單的紮著，歪歪扭扭的並不好看，髮絲凌亂耷拉在臉上，又因被宋老太太搥了兩巴掌，臉有些腫，可即使是這樣，也能看出這娃娃是個美人胚子。

小團子疑惑地看向姊姊，將碗放下，忙問：「姊姊不喝？不喝吃不下饅。」

宋安然看了看手裡的饅，黑黑黃黃的，也是不太乾淨的模樣，她記得那位曾叔公的手也是髒兮兮，看著就明白他是一輩子面朝黃土背朝天的莊稼漢。

肚子又咕嚕一響，的確是餓得慌，眼下也沒什麼吃的，比起講究衛生，還是先填飽肚子要緊，不然她都沒力氣去想接下來該做什麼了。

只那饅饅入了口，宋安然發現不知是不是原主固有的思維，明明沒什麼味道的東西，竟讓她不自覺地大口吃起來。

她看了看小團子，斷定這可憐的姊妹二人從前連這樣的饅饅也是不常吃的。

「吶，一人一個。」

小團子一愣，忙搖搖頭，「姊姊好多天沒吃……我吃菜。」

到底是姊妹連心，小團子說不明白，宋安然卻聽得懂，她是說自己這個姊姊自從娘死了之後就一蹶不振，不怎麼吃東西，而她則有吃。

至於那個菜是什麼？估摸著是廚房裡頭那些綠油油的青菜，看著挺不錯的，但她沒記錯，那個胖婦人走的時候說了，他們家沒有米和油，光青菜怎麼吃得飽？

小團子被姊姊硬塞了一個饅饅，吃得心滿意足後，問：「姊姊，我今天洗澡嗎？」

不說還好，一說宋安然便聞到一股子餿臭味，這姊妹倆看樣子真的好久沒有洗澡了。

她不習慣頹廢，當即起身去想法子燒水，其他的事情，明天再說吧！

這個家沒有浴室，宋安然就拿一只桶、一個盆，讓人在臥房裡洗。

小團子自己脫了衣服走到盆裡坐好，舒服地發出一聲長歎。

宋安然坐在一旁想著事，窮人的孩子早當家，這個妹妹才四歲，身量不足她之前見過的兩歲的孩子，但已經這樣能幹了，能不麻煩她就不麻煩她，也算是省心。

小團子仰著頭喊，「姊姊，我不會洗頭……」

宋安然歎了口氣，古代就這點不好，身體髮膚受之父母，等閒不能剪頭髮，只能盤起來，看小團子這一頭枯黃的頭髮，本來營養就不夠，還都被頭髮給吃了。

她走到妹妹身邊，替她將頭髮散開，無意中往澡盆裡看了看，卻叫她大吃一驚。

這這這……她定睛再確認一遍，肯定盆裡的「妹妹」並不是妹妹，竟是個弟弟！

小團子被宋安然嚇了一跳，囁嚅地問：「姊姊，怎麼了？」

不怪她認錯，這個弟弟長得實在是粉妝玉琢，一點兒都不像個男孩。

這時，宋安然不禁想到了什麼，她吞了吞口水，小心翼翼地問：「你……你叫什麼？」

小團子一臉莫名其妙地看著她，但還是老老實實地回答，「宋安傑。」

宋安傑？

宋安然此刻已經有八成把握，她不是穿越到一般的古代，而是穿越到她昨天通宵看的一本「大女主」小說裡頭。

「大女主」不是她說的，而是作者說的，據說是女主的奮鬥史，可她左看右看都看不出女主哪裡奮鬥了，一朵盛世白蓮花，靠著一個又一個男主上位……

不過宋安然並不是女主，這小團子宋安傑也不是男主，宋安傑是反派大魔王，對女主癡心一片，但因「心思不正」、「兇惡殘暴」，最後被男主打趴下了。

怎麼被打趴的？原本宋安傑不過是個養歪了的包子，雖然一大堆不良習慣，但遇著女主之後也努力想要做個好人。

但、是，女主吊著他玩，跟他一起的時候腳踏兩條船，還跟他同父異母的弟弟歡好。

即便這樣，宋安傑這傻孩子還是一往情深，直到她這個被人看不起的悲劇姊姊，被他們的父親與那異母弟弟給弄死之後，宋安傑才徹底變態的。

想到這裡，宋安然簡直是欲哭無淚，狠狠搥了自己兩個耳光。

難道是因為她昨天一時氣憤，覺得作者大大在設計這個與她同名同姓的炮灰時太過殘暴不仁，就在那篇文下面刷了好多個負評，所以就讓她穿越了嗎？

蒼天啊，她一點都不想穿越到這個鬼地方好不好！如果能再給她一次機會，她一定不刷了，還要誇耀讚美作者大大寫得好，寫得妙，寫得呱呱叫！

宋安傑被她嚇得一抽一抽的，覺得眼前的姊姊是得了失心瘋了。

看著被嚇壞的宋安傑，宋安然覺得他一點也不像書裡頭寫的那樣兇惡殘暴，書裡的宋安傑一出場就是個大人了，而且，雖然書裡對姊弟兩人幼年時候著墨不多，但字裡行間可以看出從前過得多麼苦……

不過這也意味著，如今這些苦都要她宋安然來承受，將來也死得不得其所！

這就罷了，死後多年還要被男女主挖出來鞭屍……她的命為什麼這麼苦？

耽擱的時辰有些久，宋安傑的洗澡水早就冷了，但見姊姊這樣，他也不敢嚷嚷，萬一嚷嚷過了火，姊姊又跟前幾天那樣一蹶不振，他可就慘了。

去菜園子裡挖菜，然後去問別人換熟食的日子並不好過，他再小也知道那些人嫌棄的語氣有多麼讓人羞惱。

最後還是宋安傑凍得打了一個噴嚏才讓宋安然回過神來。

她不打算去想了，既來之則安之，說不定來到這特殊的地方，還有一番特殊的境遇呢。

第二日一早，宋安然讓弟弟宋安傑帶著去四周認了下路。

姊弟兩人所在的村子叫西坡，家在西坡南面，屋子不大，陳舊，這樣的屋子若是遇著下雨肯定是會漏水的，不過村裡大部分都是這樣的土屋，倒也沒有特別稀奇的。

按弟弟的說法，隔壁田大嬸——也就是昨天替他們說話的那個胖婦人是個好人，娘出去掙錢的時候，田大嬸偶爾會接濟他們，不過很顯然的，田大嬸家裡的狀況也不好，是個有心無力的。

左邊隔了幾戶的是馬大娘家，馬大娘是個陰險狡詐的人，總用鼻孔看人，不過偶爾也是肯給他們換點吃食，雖然言語裡頭各種嫌棄，倒也勉強能依靠一二。

然而再過去幾家就是姊弟倆的本家了，也就是那群連鄰居都不如的親人。

至於昨天給他們饅饅的那個老人，他們該喊曾叔公。

宋安然算盤了一下，她不大懂這書裡的世界，族中是個什麼情況，但想來大抵差不多，一家人按照姓氏算一個族，族裡頭肯定有個管理的，估摸著曾叔公就是管理整個宋家的，不過與宋安然他們應該不是一支。

姊弟倆從前跟著娘親生活，趙心潔主要是靠織布繡花以及賣菜養活兩個孩子，現在經濟來源沒了，做姊姊的一蹶不振了半個月，也難怪昨日田大嬸會說那麼一番話。

又走了不近的路，才走到一片菜園子。

宋安傑麻利的伏下身子去挖地裡的菜，小小的身子力氣竟然不小，而且絲毫不怕髒也不怕蟲。宋安然臉紅了紅，沒敢讓弟弟放著說讓她來，畢竟她是真的啥也不懂，連好些菜都不認識，便默默看著弟弟怎麼摘，她就怎麼摘。

等摘得差不多了，她才問：「安傑，怎麼樣去賣菜呢？」

然而宋安傑臉上一臉困惑，顯然是不明白的，而且這菜地不大，也沒多少菜可以拿去賣的，估計趙心潔從前主要還是靠賣繡品維持生活吧。

可惜她沒有一絲原主的記憶，織布繡花全不在行。這倒是個麻煩事，沒有可依靠的人，沒有營生的項目，光靠著一塊菜地是養不活姊弟倆的啊。

宋安然領著弟弟往回走，路上遇著個瘦削的男人，懷裡抱著個竹筐，似乎挺沉的。

宋安傑喊了句，「瘦大叔。」

瘦大叔停下步子，溫和的點點頭，「安然起來了，可好些了？」

宋安然不認識他，只立時彎彎眉眼，「謝謝瘦大叔，我好多了。」

瘦大叔似乎有些吃驚，旋即笑了起來，「日子總還是要過的，妳能想明白就好，怎麼樣也得替安傑想想。今天有吃的，中午來我們家吃。」

宋安傑嘴角立刻淌起口水，「哧溜」一聲又吸了回去。

宋安然冷眼看了看他，這個孩子真是的，哪裡有書中桀驁的梟雄模樣，竟然好吃成這副樣子，不過她想了想，頓頓吃青菜，還是不給飽的青菜，也難怪這孩子饞。

「謝謝瘦大叔，我家裡也沒什麼東西，我和安傑砍了幾棵菜……」

瘦大叔笑著推辭，說自己家裡有，又感歎安然長大了，懂事了云云。

宋安然怕言多必失，萬一被人看出她不是原主就不好了，便岔開話題，問：「瘦大叔這是從哪裡回來啊？」

瘦大叔道：「鎮上給孩子祖父買了點藥。」

這話題有些沉重，而且宋安然不知這瘦大叔是哪一家的，也不敢再問。

倒是宋安傑開口道：「瘦大叔等下還去採石場嗎？」

瘦大叔點頭，「去，一會兒就去，安傑一會兒與你虎子哥玩兒去吧。」

不料宋安傑卻立刻挺了挺胸，「我不玩，我要快快長大，跟著瘦大叔去掙錢。」

瘦大叔哈哈大笑起來。

第二章 發現商機

等回了村子，宋安然發現瘦大叔往田大嬸家裡頭去了，才知道原來他是田大嬸的老公。

宋安然心裡頓時有了計較，他們一早起來時，田大嬸已經端著洗衣盆回家了，而那時候田大叔早就去了鎮上。

他們耽擱著這麼久才從菜園子回來，正好遇著田大叔回家，這麼一推測，往鎮上的路怕是不會近了，可見賣菜這營生是連一絲指望都沒了。

中午去田大嬸家裡吃了餅，宋安然帶了今天摘的菜，雖然人家不缺，但也不能空著手。

去了才知道，田大嬸家裡與她想的一樣，也幾乎是個揭不開鍋的，主要是家裡兩個老人都病了，三個孩子裡頭，大的兩個與宋安傑一般大小，最小的還在田大嬸懷裡吃奶。

好在田大叔有事做，總算餓不著這麼一大家子人。

吃了飯，今天的菜沒有了，宋安然又帶著宋安傑往菜園裡去，這回沒有饑腸轆轆，她也有閒心四處看看。

這裡與普通農村差不多，菜地都在一起，種的種類也都一樣，沒什麼特殊能掙錢的。

再往田野邊看了看，宋安然不自覺地張大了嘴，木蓮樹？上面還結了木蓮果！

她小時候回老家，奶奶家裡就有木蓮樹，木蓮果可以放很久，一天弄一個給她做冰粉吃，現在想想還是口水直流。

宋安傑見姊姊興致勃勃地去摘木蓮果，急得都要哭了，嚷嚷道：「姊姊，那不能吃，不能吃。」

宋安然心道：怎麼不能吃？這木蓮果不僅可以做冰粉，還能入藥呢。可見這裡的人還不知道，倒也省事。

雖然一看就是野地裡隨意長的樹，但她還是問了句，「這樹是野生的，還是有人家種的？」

「種這個有用嗎？」

宋安然看著弟弟天真的眼睛便明白了，這些樹與果子都是沒有主人的。

那就好辦了，她立刻摘了好些果子，用布兜托著回了家。

只是冰粉這東西消暑解渴是好的，卻不頂餓，要是做出來……這窮鄉僻壤裡頭，哪裡會有人買呢？

晚上宋安然帶著弟弟做了冰粉，又將剩下的木蓮果切開晾在院子角落裡，等曬乾了就可以保存很久，想什麼時候做就什麼時候做。

宋安傑頭一回吃到冰粉，簡直驚呆了，一口氣吃了一碗，舔著嘴唇，眼巴巴地看著姊姊，表示他還要吃。

宋安然搖搖頭，「太涼了，吃多了不好。而且這不是正宗的冰粉，要是有石膏粉就好了……」說到這，她突然想到白日裡安傑與田大叔說過什麼採石場，那裡一定有石膏粉。

宋安傑抬頭看著一臉笑意的姊姊，心頭有些不解，聽姊姊問起採石場，點了點頭，「我知道怎麼去，我與虎子哥一起去過好幾回。」

宋安然大喜過望，一把將弟弟摟在懷中，「明日我們去看看，回頭我給你做最好吃的冰粉，好不好？」

聽說有吃的，宋安傑心底最後一絲疑惑也沒了，口水都要滴到地上了。

宋安然則在心裡感歎著，沒想到書裡頭驕勇殘暴的大魔王宋安傑，竟是這麼個乖巧聽話的饞貓。

書裡這姊弟兩人的關係並不好，宋安然是個菟絲花一般的性子，而宋安傑則是孤傲不合群。這時候就不得不感歎那作者將人物情感性格處理得非常細膩，比如宋安傑對姊姊恨得厲害時，壓根不願意承認有這麼個姊姊，但姊姊死後，最痛苦的也是宋安傑，女主知道後，甚至想出將姊姊屍身取出來挫骨揚灰的法子，讓宋安傑癡狂，最後被人射殺。

如果她不是這個姊姊，或許還能唏噓一陣姊弟倆的親情，可偏偏那要被歹人賣去做妓子，後被親爹與異母弟弟害死，最後還要被男女主挫骨揚灰的變成了她，這個從現代來的宋安然！

這裡沒有蠟燭，或許有，但他們這樣的家庭顯然是用不起的，連油燈也捨不得點，天黑了就睡覺，早上自然也起得早。

春末夏初，氣候宜人，天亮得早。

早飯照例是清水煮菜，有田大嬸送的米油還有一袋麵粉，宋安然便做了個餅，與宋安傑兩個人分著吃。

物資匱乏，除了省，也沒有別的法子。

吃過早飯，宋安然在空曠的屋裡仔細搜查一番，確定屋裡除了他們床上那薄薄的墊絮，以及薄到發硬的被褥，就沒有其他的禦寒物品。

雖說現在不用禦寒，但她心裡很疑惑，之前的冬天，這母子三人是如何過的呀？

除了床上那一套打了好幾個補丁的床單，裡屋的一個櫃子裡還有一件洗得看不出顏色的床單，此外就是各自兩身衣服、兩雙鞋，但也都薄得很，並不能禦寒。

還有一套破敗不堪、勉強蔽體的成人裡衣，估摸著是死去的趙心潔留下的。

宋安然拿著針線比劃良久，最後還是放棄，將手裡的衣物疊好收進箱子裡，帶著宋安傑出門去採石場了。

走了沒一會，就遇著田大叔，他走過來問：「安然、安傑，你們這是去哪裡？」

宋安然打了招呼，她想了一晚上，自己穿越過來，原書裡頭可沒寫宋安傑小時候的事，這西坡村她自然也不記得，對這裡的事情更是不熟，要是貿然大變，總歸惹人疑心，萬一將她當做精怪處置了……倒不如將一切都推到忘記上面去。

「瘦大叔，我這前天才清醒過來，好多事情都不大記得了。想讓安傑帶我到處走走，認認路……」

原以為田大叔會疑惑的多問兩句，宋安然將說詞都準備好了，沒想到他一句也沒問，反而認真的點點頭。

「我覺得也是，不過妳清醒過來就好，如今家裡就你們姊弟倆相依為命，若是妳一直自苦，讓安傑如何是好？妳放心，有什麼事，只管來找田叔！」

想來從前的宋安然一定是喊田叔的，是以昨天她跟著安傑喊瘦大叔時，他才會有奇怪的看著她，不過估摸著原主是個沉默的性子，不喜歡與人來往，現如今換了個芯子，也無人察覺。為了照顧兩個小短腿，田大叔放緩了腳步，與宋安然介紹整個西坡村的情況，一邊唏噓道：「妳這孩子也是，從小悶在家裡，妳家的那些事我們都知道，得怪妳爹……不過妳爹如今是大老爺了，咱們想怪也怪不著。安然吶，妳娘與妳田嬸感情好，我也是看著你們長大的，一定不會放著你們不管的。」

聽了這話，宋安然心裡自是感動，只是田大叔自顧不暇，頂多是給點飯食與他們，餓不死罷了，照顧是沒法子的。

至於本家那群人個個人面獸心，遠在洛城的親爹娶了縣主，巴不得他們這兩個原配的孩子消失不見才好，她想法子帶宋安傑走得遠遠的，絕不能讓他變得像書裡頭那樣兇狠殘暴、無惡不作。

宋安然故作天真地問：「田叔去採石場不趕時辰嗎？」

田大叔一聽，又簡單說了說採石場的事情，宋安然這才知，自從這裡發掘了石礦，方圓幾十里的農戶都有了指望，只要肯幹活的青壯年都過來做工，一天能有六七十個銅錢呢。

宋安然不知道這六七十個銅錢是個什麼概念，但宋安傑聽說能買三四十個大饅饅，口水立刻往下淌著，看得宋安然又是一陣無語，這娃實在是太饞了。

田大叔想了想，解釋道：「妳娘從前五天去一次鎮上，賣菜加上織布繡花的錢，能拿二三十個銅板。」

聞言，宋安然這才驚訝地張大嘴巴，「這麼少啊？」

田大叔歎息著摸摸她的頭，「妳娘辛苦。」

不過他掙錢再多，也扛不住家裡有兩個生病的老人，每個月的藥錢就去了大半，算下來，過日子的錢也根本不多。

至於做工的時辰，田大叔也解釋了，他們一天上工只要待滿四個時辰就行，可以晚一點，但不能太晚，等到太陽落山，完全看不見了，礦區就得收工。

「現在還好，有人早、有人晚，等再熱一點就要排班按著時辰來。人人都想趕早，下午熱得很，可沒人樂意來。」

宋安傑年紀小，走得氣喘吁吁，顧不上說話，這會兒卻抬起頭，「等我長大了，多熱我都樂意去。」

田大叔哈哈一笑，伸手將宋安傑撈起來抱著走，點了點他的鼻子，道：「其實下午幹活也好，天熱了有消暑錢，早走的只有一文，晚走的有三文。」

但一天拿六七十銅板的人，多數不會在意這兩文的差價，除非像田大叔這樣，上有老下有小，還心善想要接濟他們姊弟的人才會計較這兩文錢。

宋安傑算著三文、一文，不知道差距，但可以換饅饅吃，那口水就淌啊淌，淌不盡了，田大叔見狀，拿起背著的大水壺給宋安傑灌了幾口。

宋安然默默看著，心裡便有了計較。

那些木蓮果這裡都無人覺得有用，她昨日有心逛了逛，發現好多野地裡都有，簡直是源源不絕，她何不物盡其用，做了冰粉來賣？那麼多採石的工人，總會有樂意喝的吧？

宋安然拿到心心念念的石膏後就待在採石場周圍轉了轉，發現這裡的樹木都被砍了，少了遮蔽，即便還未到盛夏，正午的時候便熱得不行。

東南面有幾口水井，中午有許多工人會來這裡，一邊吃著饅饅大餅，一面打井水來喝。

那些礦工個個都黑汗滿頭，看起來就知道他們累極了，有礦工直接把上衣敞著，可依舊是不解熱，一面喝井水一面罵娘。

這若是到了盛夏，還不知該有多熱呢。

田大叔這時也出來吃飯，他一眼就看到姊弟兩人，忙招呼道：「怎麼還沒回去啊？來，吃點！」

今天他帶的是大餅，比起硬邦邦的饅饅來，大餅更好吃一點，但也相對貴一點，若是去鎮上買要三文錢一個，田大叔看著瘦，飯量不小，一頓得吃兩個。

宋安然搖頭說：「我們不餓，一會兒回去吃……」

可宋安傑口水淌個不停，田大叔一看，立刻將大餅分了一個給他們，見宋安然不收，就掰下一塊塞進宋安傑手裡，宋安傑立刻往口裡塞進去。

宋安然見狀，呵斥了一聲，「安傑，不許吃！下午田叔還要進礦洞採石！」

許是她從沒嚴厲過，宋安傑嚇得一抖，嘴裡的大餅掉下來，咕嚕嚕在地上打了個轉，他想要撿起來，又怕姊姊罵，急得眼淚都要落下來。

田大叔也沒見過宋安然發脾氣，當下安撫說：「孩子餓了，妳這是做什麼？」說罷撿起那半個大餅，拿井水沖了，也不給宋安傑，而是另外掰了一半給他，自己則吃那落在地上的大餅。

宋安傑想接又不敢接。

田大叔不禁歎了口氣，「安然，我多吃點、少吃點沒事，妳看妳，把孩子嚇得……」

宋安然依舊沉著臉，將宋安傑拉過來，道：「田叔心疼我們，但也要顧著自己的身子，我們等下回去就有得吃了。」

宋安傑卻「哇」的一聲哭起來，「我不要吃菜，我要大餅、要大餅……」

宋安然氣得火冒三丈，「你怎麼回事？我們沒有大餅，你不想吃就別吃，給我回去！」

宋安傑便躺在地上撒起潑來。

一旁的工人都圍了過來，拉著宋安然說：「他還小，給他吃一點不礙事的。」

當下便有人拿自己的饅饅、大餅要給宋安傑吃，又攔著宋安然，不讓她去擋宋安傑。

宋安然眼睜睜看著，卻見宋安傑壓根不接饅饅，對送到嘴邊的大餅卻是一口也不放過。

她氣瘋了，這個孩子，這兩天還覺得他聽話懂事，今天出來就好吃成這個樣子！

回去的路上，宋安然一直板著臉，宋安傑知道自己惹姊姊生氣，噤若寒蟬，哪怕走得累死累活也不敢吭一句。

等到了家，宋安然又去煮了青菜吃，心中也不得不感歎，比昨天在田大叔家裡吃的大餅，果真是難吃許多，清湯寡水又不能飽腹的菜葉子，即便再如何翠綠、如何有機，也不如麵粉做的大餅來得香軟可口。

宋安傑看著青菜湯，又嘩嘩的淌著口水，可他不敢作聲，也許是的確不餓，又或許是今日太累了，爬上床便睡著了，還能聽到細細小小的呼嚕聲。

宋安然洗過碗筷，打算動手做冰粉，但她得先將石膏研磨成粉，未免研磨時四處飛濺，她走進房間預備去取一塊乾淨的布用來包裹石膏，只是一進去就聽見宋安傑的呼嚕聲。

她走上前，看見床上那瘦小的孩子，是真正的皮包骨，而不是現代孩童挑食、長不胖的那種瘦。他臉色蠟黃、嘴唇發白，呼嚕聲沒了，只見嘴巴吧唧吧唧響個不停，彷彿夢裡還在吃什麼好吃的。

宋安然心裡一軟，這孩子只有四歲，也不像她從前見過的那種熊孩子，哪怕好吃，也是因為常年忍饑挨餓所致，今天是她太兇了。

現代的她沒有生養過孩子，她也是偶爾去逗弄一下表哥家的孩子，從沒仔細去想過帶一個孩子是什麼樣的情形。

她深吸一口氣，回身去了廚房，不管原主如何，她如今做了這孩子的姊姊，就一定要做好，不讓他受餓受凍是第一步。

等宋安傑睡眼惺忪地起床，鼻子用力嗅了嗅，隨即一咕嚕爬起來，鑽進了廚房，他一看，果然見著姊姊做好了冰粉擱置在案上，比昨天吃的更冰瑩透明，看得人食指大動。

只是他想起今天惹姊姊生氣了，便不敢上前，只小心翼翼地站在門口，眼巴巴地看著忙碌的宋安然。

聽見門口的響動，宋安然回頭一看是他，勉強笑了笑，替他盛出一碗來，還擱了一點點糖，道：「安傑，來試試今天的冰粉。」

宋安傑扭捏著上前，卻遲遲不敢接。

見狀，宋安然問了句，「怎麼，你不想吃冰粉嗎？」

宋安傑的口水又沒骨氣地往下淌，一邊點頭，一邊含糊地問：「姊姊不生我的氣了？」

宋安然滯了滯，沒想到這孩子睡了一覺，還記得呢。

她伸手摸摸他的頭，「傻孩子，今天是姊姊不好，不該在那麼多人的面前訓斥你。」

宋安傑低著頭，許久才小聲說：「我喜歡吃大餅。」

宋安然輕輕一笑，「安傑，姊姊一定努力掙錢，讓你天天吃大餅，好不好？」

冰粉好做，但盛裝冰粉的東西不易尋，宋安然翻箱倒櫃，家裡能找的地方都找遍了，只有一口平底的大鍋，約莫能盛裝十來碗。

要是賣開了，不夠賣還是一回事，現下棘手的是，這口鍋裝上冰粉實在是沉，若是現代的宋

安然，還能勉強地端著它走一段路，可如今這具身子才十歲，顯然是端著就走不了的。
姊弟倆蹲在地上盯著那口鍋看了很久。

宋安傑拍了拍腦袋，道：「用車！」

什麼車？她知道古代也是有車的，但這窮鄉僻壤估摸著沒有，他們家更是不會有。

宋安傑形容了半天，總算讓宋安然明白過來，是手推車。

只是，她上哪裡去弄一輛呢？好像除了田大叔家，她也沒有別處可以借了。

於是宋安然與宋安傑便帶著一大碗冰粉去了田大叔家裡。

田大叔還沒回來，只有田大嬸抱著最小的孩子坐在門前，穿堂風時不時刮過，極是舒服，小娃娃依偎在娘親的懷裡睡著了。

「田嬸。」

聽著宋安傑過來，虎子與妹妹立刻也鑽了出來，笑嘻嘻的拉著宋安傑玩。

田大嬸忙應了，問：「一上午沒見著你們兩個，可是出去玩耍了？吃過午飯沒？」

宋安然忙點點頭，「吃過了，田嬸，我做了點消暑的吃食，給妳與孩子們尝尝。」

田大嬸聽了卻不當回事，安然家裡頭什麼樣，她心裡都知道，只覺得這孩子與她娘一樣，太實誠了。

「妳這孩子，如今家裡頭也沒個進項，有什麼吃的且先留著給安傑，正長身體呢。」

只是宋安傑已經愉快的將虎子兄妹拉過去，一起享用姊姊做的美食。

這時田大嬸看見碗裡晶瑩剔透的東西，不由得瞪大了眼睛，問：「這是什麼？」

宋安傑答道：「是冰粉，我姊姊做的，可好吃啦。」

田大嬸的心不由得癢了起來，將幼子遞給宋安然，自去取了碗筷分一分，給孩子們一人小半碗，她自己也吃了一點，果真冰涼可口，如今這個天兒還好，若是再熱些，吃這麼一碗可得舒爽壞了。

一旁的宋安然卻大吃一驚，她是陪小侄子玩過沒錯，但像這個還要被抱在懷裡的，她當真沒抱過啊！她真正與小侄子玩耍的時候，小侄子都兩歲了。

她手忙腳亂，僵硬地抱著小不點兒，一動也不敢動，哪裡還有心思去問什麼手推車的事情。

就在這時，小不點睜開眼睛，張嘴打了個哈欠，然後衝著宋安然粲然一笑。

但宋安然懷疑這不是笑，畢竟娃娃太小了，說不準只是臉皮抽搐一下，可不管是什麼，都讓她的心融化了半截。

然而沒等她做出進一步疼愛小娃娃的舉動，那小不點哇的一聲嚎啕大哭起來，聲音之尖利嘹亮，實在是讓宋安然猝不及防。

見小孩哭了，田大嬸立刻放下筷子，說了句，「他尿了，我給他換。」說罷，便抱著孩子去了裡屋。

這下輪到宋安然一臉懵了，她還沒開口借車呢。

等田大嬸幫孩子換完包巾出來，麻利的換了碗，將剩下的冰粉裝起來，又替宋安然洗乾淨大碗，急急忙忙遞給她。

「安然有心了，這東西真好喝，我留一點給你們田叔……」

宋安然看她忙忙碌碌的，著實不好意思再打擾她，只訥訥道謝，準備先回去，明日再做打算。
但宋安傑與虎子兄妹兩個玩得正開心，聽到這裡，抬頭問：「姊姊，妳不是要問田嬸借手推車

嗎？」

田大嬸聽見了，停下手中的忙碌，「手推車？安然，妳要手推車做什麼？」

得知宋安然想去礦區賣冰粉，田大嬸立刻去找了手推車出來，大方地借給宋安然。

看著眼前的器具，宋安然心道：果真跟記憶中的一個樣，只是去礦區的路上並不好走，推車而行肯定顛簸得很，不過她並不介意，這已是幫了她的大忙。

她謝了又謝，之後歪歪扭扭地將車子推回去後便滿院子轉起來，習慣手推車的動力之後，才將大盆小心翼翼的擱在上面，加了鍋蓋，試著推動，總算是能掌握平衡，讓車子能穩定的推動。

晚上宋安然就作了個美夢，夢到自己靠著那些木蓮果做了一盆又一盆的冰粉，賣了一份又一份，掙得盆滿鉢滿，天天給宋安傑吃大餅、吃肉，宋安傑的口水淌得比平日更歡了。

第三章 小孩子打鬧

可惜夢想是美好的，現實是骨感的，第二天，宋安然看著那只盆，就那麼大點，她做再多也裝不下，以一碗一文錢的價格來看，這一盆也就十來文。

不過總比沒有好。這麼想著，宋安然就歡歡喜喜做好了冰粉，拖著手推車，帶著宋安傑一路往採石場去了。

她盤算著時辰出發，到了採石場的井水邊，等了沒一會兒就有工人陸陸續續過來了。

只是姊弟兩人這會兒都如同鵝鴨一般，誰也開不了口。

倒是昨天幫著宋安傑說話的一位大叔上前打了招呼，「這不是老田隔壁家的兩個孩子嗎？怎麼，還想吃大餅？」

是善意的玩笑話，不過宋安傑已經羞紅了臉，又眨巴著大眼睛開始淌口水了。

這一下讓周圍的人都哄堂大笑，紛紛掏出大餅要分給那可愛的小娃娃吃。

但今天宋安傑可不敢接了。

宋安然忙道：「叔叔們，今天不是來討要吃食的，是我做了點東西……想、想賣給叔叔們喝……」說完已經滿臉通紅。

工人們見著這兩個瘦得跟雞爪子一樣的小傢伙，昨日又聽老田說了他們的情況，不免都有些同情。

「賣東西？賣什麼？多少錢啊？」

宋安然忙應了聲，「一文錢一碗……」

話音未落，之前開玩笑的大叔手一揮，道：「好了，這一盆都給我，給妳二十文好不好？」

田大叔這時候擠了過來，見工人們都圍著兩個孩子，生怕他們受了欺負，忙上前問：「怎麼回事、怎麼回事？安然，妳怎麼又來了？」

宋安然嘻嘻一笑，對田大叔說：「田叔，你喝水的碗在不在？」

田叔立時拿出碗來，「在，我喝完了，妳要喝水是嗎？我去給妳打。」

宋安然忙拒絕，拿過碗，將大盆裡的冰粉舀一碗出來，遞給田大叔，「這是我做的，打算賣給叔叔們。這位叔叔心疼我們，想要全部買下來，我卻不樂意，因為我打算做長久生意，總不能日日都讓你們心疼我們吧？」

那大叔一揮手，道：「唉，妳這孩子，這麼小哪裡知道做生意呢，這也不貴，叔叔我買得起。」

宋安然依舊搖頭，「我知道叔叔們買得起，可叔叔們都是做的辛苦活，家裡頭有老有小，我現

在長大了，有手有腳，要靠自己的本事養活我和弟弟。」說著，她看向田大叔，「田叔，你嘗嘗看，你們幹活累了，可願意買一碗冰粉喝喝？」

田大叔昨日回家就聽媳婦孩子說宋安然做了新東西，很是冰爽美味，原本媳婦給他留了，可等他回去後卻沒了，虎子兄妹趁他不注意偷偷喝掉了。

這會兒看著碗裡晶瑩剔透的吃食便毫不猶豫喝了一大口，入口爽滑、冰涼透心，沒有比這個更好吃的了。

田大叔瞪大了眼睛，「安然，妳這東西只賣一文錢？天啊，要是日日都有，我肯定日日都買。」宋安然解釋一通，說著原料並不貴，一文錢只是工費與推車送過來的費用罷了。

等田大叔要給錢，她忙又攔著，「田叔，你就是我親叔，平日接濟我們姊弟那麼多，我哪能要你的錢？更何況這車子還是問你家借的呢，那一碗就當是借車的費用。」

有田大叔開頭，其他大叔們雖然覺得田大叔是誇大，但也不介意花一文錢買一份，好叫這辛苦的姊弟早些回去歇著，便紛紛掏錢出來買，只是飲進嘴裡卻都大吃一驚。

「這是什麼東西，怎麼這麼好喝？還有沒有？我再買一碗。」

十三碗，不多不少，除去田叔那碗，一共十二文錢。

宋安然搖頭，「我就只有這個裝菜的盆，只有這麼多。」

眾人很是失望，有沒買到的不由得心癢癢，關切地問明日會不會送。

宋安然應了，「只要不下雨，我都送。」

田大叔笑呵呵地說著，「若是下雨，我們也不能開工。安然，妳年紀小小的，點子倒不少，回頭我上街給妳買個輕便的大鍋，讓妳多做些。」

先前的大叔也哈哈笑著附和，「是啊，不然這一天十來份也不夠咱們分，光這一會兒我們就有二十多人呢。」

田大叔揮揮手，道：「多了安然丫頭哪裡做得過來，這樣吧，今日吃過的，明日就別買了，讓其他弟兄們也嘗嘗味。」

多了這十來文錢，宋安然也不敢亂花，買了兩個饅饅留著當晚飯，其他的都拿一塊布包起來，塞在屋子角落的洞裡，還把箱子放上面壓著。

倒不是她小心眼，而是如今家裡情況實在是糟糕。

她沒記錯的話，書裡簡單說了宋安傑姊弟幼時的遭遇，自己這副原身的主人，不滿十四歲就被歹人捉了賣去那種地方，而在那之前，他們衣不蔽體，連個遮風擋雨的地方都沒有，還曾經在義莊住了好一陣子。

可如今他們是有房子的，為何書裡頭沒有？

不過想也能想到，一定是本家那兇惡的叔叔、嬸嬸將他們趕走了，說不定還與遠在洛城，做了大官、娶了縣主的父親有關。

她得在這之前想出法子，帶宋安傑走得遠遠的。

連著三四天宋安然都去賣了冰粉，如今天氣慢慢熱了起來，工人都樂意買她的冰粉，還嫌她做的太少了。

一開始她還帶著宋安傑一起，後來見宋安傑人小，還要耗費那麼大的體力就不帶了，只讓他留在家裡玩耍，可宋安傑膽子小，除了田家，他哪裡都不去。

這也是讓宋安然發愁的地方，原生家庭沒得選，宋安傑生在這麼個家裡頭，即便她穿越來，改變宋安然的一生，但萬一發生其他事情，說不定也會刺激起隱藏在宋安傑心裡頭的那頭豹子。

她今生是不打算讓宋安傑從軍的，做個商人挺好，但讀書也不能荒廢。

等到田大叔要上街的日子，宋安然起了個大早，甜甜的喊著田大叔，讓他帶她一起上街去。

今日起了風，倒是不熱，路上，田大叔揶揄著她掙了多少錢。

宋安然老老實實地回應，「五天一共六十三文，今日帶了四十文錢出來，我想去看看有沒有什麼東西可添置的。」

米油都是田大嬸給的，已經快要吃完了，她還想買一口大鍋，若是買到了，一天可以賣三十來碗，比現在掙得多。

等到了街上，宋安然這才發現，這裡的銀錢不怎麼好掙，物價也不便宜。

買了夠他們姊弟七八天吃的米、油、鹽，身上就只剩下二十文了，原本想著扯布，現在也不敢想了，畢竟比起大鍋來，布匹什麼的壓根就不重要。

到了鐵匠那裡，高的矮的胖的瘦的，各式各樣的大鍋都有，宋安然問了價格，發現這二十文只夠買平底盆那樣大小的鍋，而她合意的那一口鍋得要七十文。

鐵匠見她年紀小小，一臉猶豫地摸著那口大鍋，便道：「得了，六十文給妳，再少就沒有了。」

見宋安然還在猶豫，他不耐煩地揮揮手，「小丫頭，妳不買就別擋在這裡了，等妳爹娘來了再說吧，一邊去、一邊去。」

田大叔剛好走過來，聽了這話便笑了起來，「老張你怎的欺負起一個小娃娃了？來，那口鍋我買了。」

鐵匠老張疑惑地問了一句，「嘿，這是你家閨女？」

田大叔照顧宋安然的情緒，沒詳細解釋，只道：「鄰居家裡頭的，別看年紀小，能幹著呢。」

老張立時笑了起來，「我說呢，就你哪能生出這麼俊的女兒來。不過這鍋我可以一點沒說價，六十文錢，不能少。」

田大叔是個懂行情的，當下點頭道：「安然看好了嗎？就這口？」

宋安然訥訥地道：「田叔，不然先回去？下次再來吧……」

田大叔哈哈一笑，掏出錢來付了，伸手拍拍宋安然的腦袋，「放心，我知道妳不肯要我的銀錢，先幫妳墊著，等妳掙了錢再還我。」

宋安然遲疑片刻，也不扭捏了，用力點點頭，「好，田叔，過兩天我就能還你。」

田大叔這次出來，特意推了手推車，東西都放在車上。

宋安然有心幫忙推，畢竟她往後要推的冰粉是之前的三倍呢。

不過田大叔說鎮上人多，還是算了，等一會兒上了回家的小路再讓她推。

宋安然又拿剩下的二十文去買了肥肉和蛋，光是半斤肥肉就花了十文錢，若是瘦肉會便宜一點，但人人都想要肥肉去煉豬油。

兩人還沒走兩步，田大叔突然站住腳，眼神有些遲疑地看了看宋安然，見她一臉不知的模樣，

倒是想了許久。

「安然，妳記不記得妳外祖父家裡？」

宋安然心中咯噔一下，她不是原主，怎麼會記得？書裡對這所謂的趙家提及極少，只知道原主生母趙心潔是趙家的養女，趙家雖不算是大戶人家，卻也家境殷實。

只是在原主的父親宋元曲高中，攀上大長公主府之後，趙家恰巧家道中落，一蹶不振，也因此宋家才敢那樣對待趙心潔與兩個孩子。

至於趙心潔的身世又是另一個故事，宋安然也懶得去管，可此刻聽田大叔說起來，彷彿是另有深意。

田大叔指著前面一間窄小的屋舍，「那就是妳外祖家，妳可願意去看看？」

太猝不及防了，宋安然滿臉都是懵的，不知如何是好。

她還在發愣，屋裡這時走出一個白髮蒼蒼的老婆婆，看著宋安然就喊，「心潔，妳回來了？」

宋安然一愣，書裡頭倒是說了，原主與生母是一個模子刻出來的，長相都是極美的。她現下還小，旁人不覺得，可面前這位若是趙心潔的養母趙老夫人，想必是記得養女孩童時的模樣。

這時，一個溫和的女聲傳來，「娘，姊姊已經不在了。」

趙老夫人卻回過頭，衝著屋裡頭喊，「瞎說，心潔好生站在那裡呢。」

宋安然突然有種近鄉情怯的害怕感，下意識就躲到一旁的牆後面。

似乎是有個女人探出頭來，瞧了瞧道：「娘，您是看花了眼吧？」

趙老夫人疑惑許久，方嘟囔著道：「剛剛明明看到妳姊姊的呀，妳姊姊瘦了，臉上都沒有顏色。」

溫和的女聲似是勸慰，「娘，許是姊姊在那頭過得不好，等夫君回來，讓他偷偷去給姊姊上炷香……」

等兩人走進去，聽不到聲音了，田大叔方示意宋安然出來，領著她從另外一條路走了。

走到偏僻的小路上，田大叔才道：「妳外祖父母也不容易，如今是罪臣家眷，你們從前那麼艱難，也多虧了妳舅父偷偷接濟你們。安然，別怪田叔多話，妳叔叔、嬸嬸不是好相與的，妳這生意怕是……」

宋安然懂他的意思，要是冰粉賣得好了，叔叔、嬸嬸肯定會打他們的主意，到時候他們兩個小孩子，哪裡敵得過那群居心叵測的大人？可想要脫離本家，基本上是不可能的。

在這個架空的古代，很多東西不完善，偏偏很多東西又很完善，比如戶口。他們是宋家的子孫，沒法子輕易更改戶口，若是祖父母不放他們，他們哪怕跑了，遲早也會被抓回來。

黑戶是不存在的，這裡的黑戶一旦被抓起來，就會如同罪犯一般。

宋家不喜歡他們，要是趙家肯接他們走，簽了契，他們就是趙家人，不受宋家管轄了。

不過看到趙家的情況，而且田大叔也說了，趙家是獲了罪的，本就自顧不暇，即便有心，只怕也是無力的。

宋安然懂田大叔的意思，是想讓她去賣賣慘，趙家再艱難也好過留在宋家，但她拋開這些不去想，現如今是吃飽飯最要緊。

回了家，宋安傑在床上躺著。

宋安然一面搬東西，一面喊著，「安傑，我買了大餅回來，快來吃。」

按道理，宋安傑要是聽到這話，一定會淌著口水跑過來的，只是今天也不知怎麼的，宋安傑只低聲應了，沒動靜。

宋安然推門進去問：「安傑怎麼了？是不是生病了？」

床上的小人趕緊答道：「不是，就是昨晚沒睡好……」

宋安然了然，昨晚她想著今天要去鎮上，琢磨買東西琢磨了好久，翻來覆去的睡不著，估摸著打擾了安傑也沒睡好。

「那你睡吧，我去做冰粉。」

這次她做了整整一大鍋，因為要揉搓木蓮子，又比平時的工作量大了三倍，加上一早去鎮上耽擱了時辰，為了趕時間，一雙手都搓麻了。

做好了冰粉，還得放置一段時間，宋安然看時辰來不及了，就對安傑喊了一聲，「安傑，我去採石場了，你自己起來吃大餅啊。」

今日天氣宜人，但採石場的工人幹活幹得熱火朝天，還是熱得慌，看到宋安然換了裝備，不禁都樂呵極了。

「今兒總算是能好好喝一碗了，排了幾天才喝到一次。唉，安然丫頭，這東西怎麼做的？」宋安然微笑著應了，「就是用木蓮果的籽做的，你們別看那東西不起眼，其實是消火消暑最好的藥材，用來做冰粉，又好吃又降暑。」

那大漢吃驚地問：「木蓮果還能做這個吃啊？我之前都不知道，安然丫頭，妳可真能幹。」

不多時，宋安然推著空車，與各位叔叔們告別走了。

今天掙了三十五文錢，可把她高興壞了，回去拿給宋安傑看，他一定也非常高興的。

等回了家，宋安然收拾好，去廚房一看，留給宋安傑的大餅已經不見了，許是吃完出去玩了。她將肥豬肉倒進鍋裡，一邊吃飯一邊煉油，心想著，等豬油煉好了之後，做菜時放一點點就會很香，安傑一定喜歡吃。

等灶上熄了火，她也收拾好碗筷後，便預備去房間歇一會兒，只是一進房，卻發現宋安傑還躺在床上。

她心中咯噔一下，不太像這孩子的習慣啊，忙探手去摸宋安傑的額頭。

宋安傑立時一驚，回頭一看是姊姊，這才遮遮掩掩的要蒙到被子裡去。

宋安然覺出不對來，硬將這孩子從被子裡撈出來，再一瞧，發現他臉頰傷了一大片，紅紅腫腫的，看著很是可怖。

「怎麼搞的？誰打你了？」

宋安傑囁嚅道：「我……自己磕的……」

宋安然心中生出一股怒氣，這一看就是被人用拳頭揍的，怎麼可能是磕的？

她轉身走出去，今晨買東西的時候，鬼使神差買了一包傷藥，當時想著小孩子難免磕磕碰碰的，尤其是宋安傑這麼好動，以備不時之需也是好的，沒想到現下就用上了。

宋安傑疼得淚汪汪，卻只咬著嘴不作聲，任由姊姊給他擦藥。

宋安然臉色嚴肅，強壓著心頭的怒火，等藥擦完了才問：「是誰害你受傷的？」

宋安傑低著頭不回答。

宋安然拉著他的手說：「安傑，你記住，我是你姊姊，我一定會護著你的。」

宋安傑抬頭看姊姊，似乎有些迷惑，許久才低下頭道：「是菜狗……姊姊，我知錯了，我不該跟他打架……」

看他這個迷茫的眼神，宋安然立刻明白過來，估摸著之前原主的娘與原主都是懦弱軟綿、受人欺負也不吭聲的性子，而她也知道，宋安傑的身子裡藏著一隻小獸，隨時都可能爆發，她不認為那小獸應該用責罵來壓制。

「菜狗是怎麼欺負你的？」

宋安傑詫異地抬起頭，從前娘親與姊姊只會怪他出去惹事，只會抱著他哭，說他們生來就是如此，受了欺負，躲一躲就是了，不可以去招惹旁人，可姊姊今日竟然主動問他？

「他往我身上丟泥巴，說我是沒人養的野孩子，我……」

「你就與他打起來了？」

這個菜狗宋安然見過一次，六歲了，卻是個實打實的熊孩子。

他本是宋家嫡支的孩子，可如今宋元曲當了官，宋家其他旁支便以宋元曲這一支為尊，這讓嫡支的人又怎麼能甘心呢？

他們做長輩的有話不敢明著說，反倒讓孩子們聽了進去，菜狗這個熊孩子便欺負起沒有長輩護衛、年紀比他小的宋安傑了。

「打得好。」

宋安傑瞪大了眼睛，不可思議的看著她。

宋安然摸摸他的頭，道：「不過安傑，他比你大、比你壯，用蠻力，你比不過他，只會吃虧的。」

宋安傑下意識的問：「那怎麼辦？我罵也罵不過……」

宋安然咬了咬牙，細細想了想菜狗家是住在哪裡，立刻便想出法子，拉著宋安傑說：「你年紀太小，除了避開他，也沒有什麼好的法子，不過今天這事，我們不能善罷甘休。」

宋安傑不懂什麼是善罷甘休，只是眨巴著眼睛跟著姊姊一起出了門。

等到了菜狗家門口，宋安傑退縮了，之前他丟石頭砸菜狗，被宋老二押著來菜狗家道歉，被菜狗的爹娘罵得太慘了。

宋安然已經拿起棍子邦邦邦的擂門，這時候正是午歇睡得最沉的時候，宋安然這麼一動作，就連菜狗家左右的鄰居也都給吵醒了。

菜狗的爹在族中排行老四，宋安然該喊他四伯父。

裡頭響起易氏不耐煩的聲音，「誰呀，大下午的不睡覺，吵什麼吵？」

宋安然吸了口氣，用最洪亮的聲音嚷嚷開了，「四伯母、四伯父，你們且出來，菜狗把我弟弟給打成這樣，你們連個說法都不給嗎？」

易氏略略愣了愣，打開門看著面前兩個傢伙，不自覺地冷笑起來，「哟呵，我當是誰呢，原來是安然啊。菜狗把安傑打了？嘖嘖嘖，小孩子嘛，不懂事，扯皮打架是正常的，回去擦藥過兩天就好了。」

她倚著門，臉上露出似笑非笑的表情，認定了這兩個孩子拿她沒辦法。

菜狗精力旺盛，中午一向不睡覺，這會兒正躲在娘後面衝著他們吐舌頭。

西坡村人整日無聊，難得有點雞毛蒜皮的事情，左鄰右舍便都打開門看著，有人幸災樂禍，有人則心疼宋安傑，大多數人則是面無表情。

宋安然聽了只笑了笑，「哦，小孩子紛爭，大人都不插手的，對嗎？」

「可不是，哪家小孩子不惹事的？你們安傑也是，年紀小小的非要惹哥哥們不開心，打不過還要打，真是……」

宋安然冷笑著問：「這麼說，不是菜狗的錯，還是我家安傑的不是了？」

話音剛落，她一把推開易氏，趁她沒反應過來的時候衝進去，掄起棍子朝著菜狗就一棍子打去，正好打著菜狗的肩膀，菜狗立時哇哇大哭了起來。

屋裡，宋四郎鑽了出來，怒罵道：「妳幹什麼？跑到咱們家打人來了，不要命了是不是？」

易氏揚手便要打宋安然，宋安然靈活的躲開了。

「唉，四伯母不是說了，小孩子打鬧而已，大人怎麼能插手呢？我也是孩子啊，我與菜狗打鬧，你們大人插什麼手？」

易氏怒氣衝天，「妳這個有爹生沒娘教的畜生，今天我非得扒了妳的皮！」

這時宋安然突然哇的一聲大哭起來，越哭聲音越嘹亮，「殺人啦，四伯父、四伯母殺人啦，看著我們姊弟沒有爹娘護著，祖父、叔叔不照顧著，他們就要殺人啦……」

易氏一雙眼瞪得老大，衝上來就要打，然而宋安然躲得快，憑藉著小孩子的靈活優勢，她一邊跳一邊哭嚷著，將半個村子的人都給驚動了，包含宋族長——穿越來的那日替宋安然姊弟說話的曾叔公。

「都給我住手！」

宋族長一聲怒吼，宋安然立刻噤了聲。

易氏正在氣頭上，哪裡注意得到這些，依舊大聲喝罵著，「小婊子，今天老娘非得打斷妳的腿！竟敢打我家菜狗……妳個賤婊子，妳爹都不要妳娘了，妳這賤婊子還活著做什麼？我今天就替他們打死妳……」

這一句句的惡毒言語讓宋族長聽得臉色黑沉如水，又大喝一聲，「妳再說一句！」

宋四郎急忙拉扯住妻子，不讓她再罵了。

宋族長頭髮鬍鬚花白，只看了看宋安傑，又看了看菜狗，最後看了看宋安然，眼神閃了閃，道：「老四，你是我哥嫡親的孫兒，可我既然做了這族長就不能偏私，安然、安傑再怎麼樣都是我宋家的後代，你們這是做什麼？喊打喊殺的。」

易氏忍不住道：「三叔公，您是沒看見，宋安然跑到我們家來撒野，當著我的面就去打菜狗，可憐菜狗這麼小……」

「那安傑呢？」宋族長冷冷地看著她，「菜狗在村裡橫行霸道，你們不管不教，今天安傑被他打成這副模樣，你們還護著不管？」

易氏面色白了白，囁嚅道：「小孩子嘛……大點就好了……」

宋族長點點頭，「是啊，小孩子，大點就好了。安然只有十歲，孩子氣性大，看不得弟弟受欺負，大一點就懂事了。」

菜狗聽到這裡，立刻嚎叫起來，「她是個賤婊子，她該死，老子以後見她一次打一次，脫光她的衣裳，把她吊在樹上打！」

宋四郎一聽這話，忙死死地捂著菜狗的嘴，然而菜狗平日胡鬧慣了，哪裡肯依，只跳著要去打宋安然。

宋族長氣得不行，奪過宋安然手裡的棍子，遞給宋四郎，「老四，你這兒子，你教不教？不教的話我來教！」

易氏嚇了一跳，急忙上前攔住，「三叔公，他還是個孩子……」

宋族長厲聲喝道：「孩子？妳家大郎六歲的時候開蒙了，菜狗呢？偷雞摸狗，小小年紀不學好，

一口的髒話，還愛惹是生非，這都是你們大人不教的關係，三歲看大七歲看老，老祖宗的話都是有道理的！」

說著，他便高高舉起棍子，嚇得菜狗屁滾尿流。

「我打，我教！」宋四郎急忙接過棍子，赤紅著眼睛瞪著菜狗，「給老子滾過來！」

菜狗嚇得直發抖，哇哇大哭又不敢躲。

宋四郎抓著他的手，一棍子打在他手上，「叫你不聽話，叫你惹是生非，叫你充老子，看看你老子教不教你、打不打你！」

易氏在一旁看得心疼得直抽抽，連聲喊道：「輕點、輕點……好了好了……別打了……」

等菜狗家前面的鬧劇結束，宋安然便牽著宋安傑往家裡走，剩下的事情都與她無關了。

宋安傑抬頭看著姊姊，「姊姊……要是曾叔公沒來，那怎麼辦啊？」

宋安然蹲下來看他，一字一句道：「曾叔公沒來，總會有其他人來，就算今天我被打了也不要緊。安傑，你一定要記住，吃虧可以，但吃虧不能吃在暗處，一定要讓人知道，哪怕我們處於弱勢，也不是真正的弱者，我們不是任人揉搓的。」

宋安傑眼神一眨一眨的，聽不懂姊姊這話的意思，卻一字一句默背著，他姊姊說的話不會有錯！

第四章 脫離宋家

自從宋族長發了一次脾氣之後，本家那些人雖然還是不親近宋安然姊弟，到底也不像之前那樣隨意欺負他們了。

倒是簡氏跑來冷嘲熱諷過一回，卻被宋安然毫不猶豫譏諷回去。

但越是這樣，宋安然越想帶宋安傑離開西坡村，都說窮山惡水出刁民，這裡的人心思狹隘，偏偏自己不覺得，如今看來孟母三遷是有道理的，只如今這個孟母變成了她。

宋安然再次去了鎮上，特意買了本便宜的書。這裡的書特別貴，一本薄薄的千字文竟然要四十五文錢。

沒辦法，書籍不是普通人家都用得著的東西，筆紙也貴，所幸這時代的字與現代的字差異不大，她覺得自己可以教。

於是宋安然每天除了摘木蓮果、曬木蓮果、做冰粉去賣之外，還多了一個任務——教宋安傑認字。

宋安傑得知這一本書就去了兩天的收入，那麼多饅饅與大餅，心疼得眼淚直落。

「做什麼要讀書？我不想像父親那樣做官！」

宋安然摸摸他的頭，道：「這做官呢，不是都會像父親那樣，拋棄家裡的一切。何況姊姊讓你讀書認字，也不是為了做官。安傑要記住，我們學習是為了知世事、明事理。」

也是到這時候宋安然才發現書裡的人物究竟有多變態，書裡的宋安傑是個為了達到目的無所不用其極的人，現在他才四歲就已經有些苗頭了。

宋安然要求他每天學兩個字，他卻堅持認五個，沒有筆紙就在院子裡的泥地上寫。

四歲就如此自律，讓宋安然不禁感歎，自己完全是小巫見大巫呀。

感歎歸感歎，宋安然琢磨著夏天冰粉好賣，想趁機多掙點錢，畢竟還不知道秋天是個什麼情況，萬一沒找到別的營生，賣冰粉掙的錢將是他們姊弟未來一整年的生活費呢。

時值盛夏，家家戶戶都熱得受不了，農人基本上都是清晨起，晌午做完了農活就趕緊回家歇著，傍晚則聚在陰涼的曬穀場，打著蒲扇閒聊。

最難熬的自然是在午歇的時候，這時候宋安然通常正滿頭熱汗的在採石場賣冰粉，不過她怕宋安傑太熱，會提前做好冰粉放在家裡，以便宋安傑能隨時消暑。

這日出發去採石場前，宋安傑吸溜著口水問宋安然——

「可以給別人吃嗎？」

宋安然微微笑著，她留在家裡的不比帶出去賣的少，自然是讓宋安傑分給旁人吃的。

宋安傑小聲說：「我昨日給村口的小胖，他娘問我這是怎麼做的……」

小胖娘是個大嘴巴，最喜歡跟村裡人說各式各樣的八卦，又是宋家本家人，與簡氏關係很不錯。

想了想，宋安然就道：「那你就告訴她，這是我用木蓮果做的，還告訴她，我靠這個掙了不少錢呢。」

宋安傑眨巴著眼睛，問：「可是他們不好，要是搶了妳的生意怎麼辦？」

宋安然摸著他的頭，道：「安傑，她問什麼你只管告訴她就是了，剩下的事情都交給姊姊就好了。」

忙碌了整個中午，宋安然看著鍋裡剩下的一點冰粉，便在採石場全都吃掉，心情頓時愉快起來，推著車子回家時，她心裡無比希望小胖娘給力一點，也希望宋老二、簡氏夫妻足夠噁心人。

才推著手推車走到西坡村，就見宋安傑小小的身影發著抖，快步往她這裡奔跑過來。

「姊姊、姊姊……」

宋安然也不由得加快腳步，推著車上前一看，宋安傑淚流滿面，哭得上氣不接下氣。

她心裡一陣慌張，上次安傑被菜狗打可沒有哭成這樣。

突然間，她有些後悔了，是不是她做錯了？安傑還這麼小，該是被保護著才對。

可她很快便回過神，安傑太小了，有些事情她沒辦法給他解釋清楚，可是她需要幫手，田大叔他們固然能照顧她、幫助她，但他們只是心疼弱者罷了，骨子裡認定的道理始終無法改變，所以要想脫離宋家，只能她帶著宋安傑來。

此時宋安傑已經跑到她跟前，抽抽搭搭的說出了緣由。

原來是簡氏趁宋安然不在家，帶著兩個兒子來把他們曬的木蓮果都拿走了。宋安傑攔不住，跑去找祖父，但宋老頭壓根就不管，還吼了他一頓。

宋安然嚴肅地點點頭，問：「安傑，你想不想離開這裡？」

聞言，宋安傑愣了，茫然地問：「離開這裡？去哪裡？」

「去外祖父家裡，或者哪裡都好。」

宋安然說這句話的時候心裡很忐忑，原本她沒打算問宋安傑的，但今天看到那小小的臉，認真真看著她的模樣，她又覺得應該要問一問的，或許宋安傑不想離開呢？

宋安傑一雙眼睜得大大的，一口答應，「只要跟著姊姊，哪裡我都願意去。」

聽到這話，宋安然忽然沉默了下來，原書裡，這對姊弟感情並不好，雖然相依為命，但兩人

連話也說得不多，弟弟嫌棄姊姊懦弱無能，姊姊責怪弟弟四處惹事……

可如今的宋安傑哪裡有一絲書裡寫的那樣，愛並恨著姊姊，他根本是一心一意的相信她、喜歡她啊。

先回家把車與鍋放好，宋安然坐在桌前摩挲著手指。

倒是宋安傑著急了，「姊姊，不去問他們把東西要回來嗎？那我們去地裡摘吧。」

木蓮果應該在初夏摘取，不然熟透了都裂開來，就不太合適製作了，之前宋安然為了以防萬一，每天都摘一大筐，基本上都摘沒了。

現在已是木蓮果落了的時節，雖然還會有寥寥數顆，但也不夠她每日做了出去售賣。

宋安然摸摸他的臉，取了竹扇來替他打扇，「不急，安傑要記住，我們無人可以依靠，什麼事都得想在前頭，遇到任何事都得平心靜氣，想一想為什麼會出現這樣的事情，運籌帷幄才能替我們籌謀好的將來。」

這話太深奧，宋安傑哪裡聽懂得，他只呆呆地看著姊姊，眼裡還有哭過之後的水氣，水光盈盈。

看著他，宋安然突然就想起書裡一個情節，宋安傑叛國之後，就是靠這張臉引得敵國太子的注意。

書裡的宋安傑當時何等不甘願，卻為了搶奪女主，甘做敵國太子的人幕之賓。

她伸手摸摸自己的臉，書裡說女主是傾國傾城，而比女主還要美貌的就是她這個大反派的姊姊，也是因為這張臉讓原主活了下來，一路被送到洛城去，多少洛城達官顯貴一擲千金也要與原主共進晚餐。

現代的她只是個普通的小美女，穿越到這裡已經兩個月餘，只透過河水影影綽綽看過自己的容貌，又因為年幼，並沒有書裡頭說的那般模樣，不過看著宋安傑她也能知道，這對姊弟的模樣恐怕都不會差。

容貌太甚，在這個時代並不是什麼好事情，尤其原主生在這個無權無勢、任何人都能欺凌的家裡，她這次的決斷，做得並不早。

等日頭不那麼毒辣了，也是家家戶戶該起來的時辰，宋安然這才帶著宋安傑走到宋老頭家，但也不進去，只立在門口敲了門。

姊弟倆一路走來自是不少人瞧見，尤其是住在隔壁的簡氏，立刻走出來倚著院子門看著他們。

等宋老頭夫妻倆出來，宋安然姊弟便規規矩矩地喊了祖父祖母。

宋老頭遲疑片刻，進屋拿了一顆冬瓜糖遞給宋安傑。

看著那顆糖，宋安傑嚥了嚥口水，卻是往宋安然身後躲，「我不吃！」

宋老太太的臉立刻一沉，伸手把冬瓜糖搶過來，「愛吃不吃。你拿糖給他做什麼？元曲都不認，留給松兒他們不好嗎？」

宋老頭訕訕地瞪了她一眼，「到底是孩子……」

宋老太太卻打斷他，輕蔑地看了他們一眼，「說吧，什麼事？」

宋安然道：「祖母說得不錯，爹爹不認我們、不要我們了，是以娘死了之後，我們姊弟二人都無人管、無人問。」

宋老太太聽了不禁挑了挑眉，「妳這是怪我不管你們？」

宋安然搖搖頭，「當然不是怪祖母一人，雖說爹爹不要我們，但好歹我們姓宋，可是宋家從上到下，從嫡支到旁支，都無人管過我們姊弟。」

本來宋老太太見宋安然搖頭，心中一陣冷笑，覺得這孩子到底也不敢怎麼著，可她的話卻叫宋老太太大吃一驚。

簡氏見宋安然這樣伶牙俐齒，立刻站出來道：「唉，妳這話可沒意思，什麼叫我們都不管妳？妳爹都不要妳了，妳娘……哼，妳爹為什麼不要妳？說不準就是知道，你們根本不是我宋家的種！」

這話極其難聽，竟拿她亡母的貞潔說話，可她不是原主，聽了面前這便宜嬸嬸說趙心潔的壞話，宋安然連一絲波動都無。

只是如今她頂著原主的身子，自是不會讓人這樣汗巖趙心潔。

「我爹為什麼不要我們，想必你們都心知肚明，常有負心郎，卻將一切的過錯放到女人身上。嬸嬸也只管這麼說，就是不知嬸嬸會不會如我娘一樣被人隨意閒話，而弟弟妹妹們將來是不是也會被人疑心不是宋家的種！」

簡氏被這話氣得臉都綠了，指著宋安然的手直抖，「妳……妳皮癢了是不？」

宋安然冷哼一聲，「我與祖母說話，嬸嬸自己要跑來，現下還怪我說得不對？敢情你們如何譏諷辱罵，我都只能忍氣吞聲？今日我與安傑哪怕是死在這裡，都得要一個公平！」

簡氏的臉變得更難看了，直嚷道：「說來說去，就是想要那木蓮果是不？我告訴妳宋安然，我今兒就把話放在這裡了，那木蓮果是我家的，妳若是想要，拿出錢來！還有，妳別以為我不知道，妳之前拿那些木蓮果掙了不少錢，那原本都是我的。」

宋安傑按捺不住，「木蓮果是野生的，冰粉只有我姊姊會做！」

簡氏聲音尖利，「木蓮樹那片坡地是我家的！」

宋安傑眼裡含著淚，但沒有滴下來，只惡狠狠的盯著簡氏，彷彿一頭小獸，隨時都要衝上去咬人一口！

宋老太太咳嗽一聲，道：「好了，他們還是孩子，不要這麼兇。安然啊，這冰粉的製法怎的不告訴妳嬸嬸呢？」

宋安然譏諷地看了她一眼，「告訴嬸嬸？祖母也知道，我們姊弟二人無人可依靠，從前我娘在的時候，尚且能叫我們溫飽，不至於太過艱難。如今沒了娘，我只能自己想法子養育弟弟，從不曾問你們伸手一下，如今這唯一掙錢的來路，你們也不肯給嗎？」

書裡頭，這個所謂的祖母明明是何等慈愛祥和，將孫兒孫女都寵上了天，可現實裡頭竟然是這麼個冷漠兇狠的老太婆，大抵這些人心裡頭的親人，只有宋元曲與他新得的妻子兒女們吧，與宋安然姊弟根本沒有干係的。

簡氏一聽就跳了起來，「好妳個宋安然，還有臉說啊妳？有錢不知道給自家掙，根本就是胳膊肘往外拐！」

「自家？嬸嬸可拿我們當自家人了？」

宋老太太見兒媳又要吵嚷，打斷了她的話，道：「行了，安然，妳把那冰粉方子交出來，從前妳拿妳嬸嬸那些木蓮果的事情我們就不追究了。」

聞言，宋安然看了她一眼，又看了看宋老頭，宋老頭卻是撇過頭去，並不理會。

宋安然便開口喊道：「祖父與祖母的意見也是一樣的嗎？」

簡氏忙皺眉道：「自然是一樣的，宋安然，妳莫不是以為我那些樹是白給妳用的？」

宋老頭咳嗽一聲，遲疑片刻方看向宋安然，到底有些於心不忍，「妳把方法告訴妳孀孀，我讓妳孀孀拿一半木蓮果給妳。」

公爹發話，簡氏再不情願也只能忍了，不耐煩地看著宋安然，心想只是一些木蓮果罷了，等她問自己要的時候，想法子做些手腳，少少給一些就行。

宋安然斂下眉眼，長長的睫毛映在臉上，即便衣服陳舊普通，可這樣看去卻彷彿一個聖女，讓人不敢輕易去打擾她。

宋老太太等在原地，看這個孫女如此容貌，若是再大些，嫁出去說不定能得個好的價錢呢。一直到簡氏等得不耐煩了，宋安然才抬起頭，「若我不願意呢？」

簡氏聞言一滯，哪裡想得到這女娃這麼不上道，「妳若是不給，我立時就去報官，將妳這賊人給抓起來！」

宋安然哈哈一笑，「剛剛祖母還說，我為什麼胳膊肘往外拐，可你們哪一個當我是這個家裡的人了？從父親不要我們的那一刻，你們就沒當我們是這個家的一份子！」

宋老太太臉色變了又變，怒視著宋安然半晌，卻是一句話也說不出來，覺得這個孫女好似變了，以前的她哪裡說得出這樣的話，看樣子她娘的死給她的觸動太大了，整個人竟然轉了性子。

「妳想要如何？」

宋安然見圍觀的人越來越多，聲音也更響亮起來，「你們不想認我，我也不想回到這個家，方子給你們，你們把我和安傑的從祖譜去掉吧。」

宋老頭聽了大吃一驚，忙道：「這怎麼可以？」

宋安然卻是輕蔑地看了他一眼，「這樣你們包括父親都應該高興不是嗎？從今往後，我們不姓宋，你們也就沒有我們這兩個不好安排的子孫！」

宋老太太怒道：「宋安然，妳不要太過分，這樣的事情也敢說出口，妳不要臉，我們還要臉呢！」若是被人知道他們把兩個孤苦無依的孩子逐出族，往後還如何在族中待下去？

宋安然淡然一笑，「祖父祖母的顧忌我是知道的，不過你們且想想吧，我如今的性子可不是那麼好惹的，你們不給我們活路，我就鬧個魚死網破，天翻地覆，也要叫背信棄義、拋妻棄子的父親付出代價！」

「妳說什麼？」宋老頭大吃一驚。

宋安然看著他道：「我娘的名字早已不在宋家族譜上，族譜上，宋元曲的長子叫宋安辰，長女叫宋安素，我跟安傑的名字在哪裡？」

宋老頭不自覺後退一步，「妳……妳怎麼知道？誰告訴妳的？」

「你不用管我如何知道，我也不想去管你們原本打算如何處置我們，前塵往事無須再糾結，但往後我與安傑的日子，我們自己說了算！祖父祖母想一想洛城的父親，在那個位置上的他，若是為了富貴拋妻棄子的事情被傳揚出去，怕是大長公主也未必會保住他。而你們那個縣主兒媳婦會如何？我可是聽聞那些地方的女人是可以和離的呢。」

宋元曲娶了大長公主之女的事情，西坡村自是誰都知道，可知道族譜如何記錄的卻不多，宋安然竟能說得明明白白，宋老頭慌亂不已，若真被有心人拿來做文章，豈不是害了兒子？

比起元曲的名聲，若有合適的契機可以將面前的孫子女打發走也是個好事情，但族裡那些叔伯哪裡會同意呢？他們這支如今本就樹大招風，若再將安然、安傑趕走，那些叔伯的唾沫子都能將他淹沒啊。

宋安然知道，原主這對自私的祖父母最關心的無非是宋家這一支的榮譽。

她看了眼宋老頭，轉身又去了宋老太太身邊，「祖父祖母也不用擔心，我外祖母身子不好，思念女兒，趙家有心將我們接走，你們也是不忍拂了他們一雙老人的心。」

話裡頭帶著蠱惑，宋安然知道，比起心腸略略軟些的宋老頭，其實宋老太太才是最好攻克的，她自私自利，又深深討厭他們這對姊弟，根本巴不得讓他們消失得無影無蹤，起不了一絲漣漪才好。

書裡頭，宋家為了擺脫這對姊弟，對外一直說趙心潔不貞，但他們姊弟沒有可依之人，因此即便趙心潔名聲毀了，宋家不管他們姊弟，姊弟的名字還是不得不記在宋家。

如今宋安然給了個法子與他們，就不知他們肯不肯接受了。

見宋家人沉默不語，她聳聳肩，道：「不急於一時，若祖父想好了，且讓人去趙家接一接我外祖父過來便是。」

書裡的趙家不是好人，對宋安傑來說可算是助紂為虐，可就是這助紂為虐，宋安然可以斷定，只要宋家肯放人，趙家一定願意接他們走。

不過，還少了些火候。

宋安然回頭走到簡氏面前，壓低聲音道：「孀孀，我若是走了，趙家在鎮上也不方便種木蓮，到時候方子當然是給孀孀了。而且我們走了，屋子也空了出來，三叔長大了，倒也不用另外建造了……」

她話還沒說完，簡氏的眼睛就登時一亮，面露喜色，大伯子在洛城日子過得好，卻沒讓家裡人都過上好日子，前幾年娶那個什麼縣主媳婦，反倒把家底都掏空了，三叔如今十七了，再過兩年也得蓋房子娶媳婦，可這錢從哪裡來？還不得他們老二家來出。

她早就在打那房子的主意了，只是還沒想到法子將宋安然他們趕走，沒想到她倒是替自己解了套，若是姊弟兩個去了趙家，既沒了他們在眼前礙眼，房子也能拿回來了。

宋安然見狀，緩緩抬起腳步，牽著宋安傑往回走。

簡氏眼珠子一轉，卻是撲到在宋老太太跟前，「哎呀婆母呀，不是兒媳容不得兩個孩子，只是前次相公上街見了趙家老太太，說她思念大嫂思念得緊。常言道，冤家宜解不宜結，大嫂人都去了，婆母，不看別的，就看安然與她娘是一個模子印出來的，定能安撫趙家老太太的思念之情。」

這話說得噁心，好似她原本有多麼捨不得宋安然姊弟倆似的。

不過宋安然沒有表示，只要宋老太太與簡氏定了心思，不怕她們說服不了宋老頭。

簡氏擦擦不存在的淚水，道：「我知道這事叫公爹婆母為難了，但我們也要想想趙家，這兩個孩子……旁的不論，是嫂嫂生出來的沒錯呀。」這回倒是沒當著宋安然的面說她娘不貞了。宋安然輕笑一聲，「祖父可想好了？若想不好，我便先帶安傑回去，若再想不好，我索性也不要這臉面，反正光腳的不怕穿鞋的……」

宋老太太咬了咬牙，打斷她的話道：「這可是你們自己樂意的。」

「自然了，我們也很是思念外祖母，她老人家身子不好。安傑，你是不是也想念外祖父母？」

宋安傑哪裡記得外祖父母是誰？當下只順著姊姊的話，懵懂地點頭道：「是……我要跟姊姊一起。」

宋老太太立刻回頭看著自己的丈夫，「這畢竟是孩子自己非要去的，不如……」

他們都樂意了，後面的事情就好辦了，請來了宋族長，將族譜上記著的宋安然、宋安傑的名字給劃去。

宋安然原以為宋族長那兒會為難，沒想到他只是看了自己一眼，問她是不是自願的，得到肯定的答案後，便長歎一口氣，將這事給辦妥了。

不過這樣還沒結束，西坡村要將兩個人的戶帖移走，鎮上還需要接收，將姊弟兩人的姓氏更改成趙，可這一切還需要趙家的協助。

Crescent Family